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历史语言学

R. L. Trask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历史语言学

R. L. Trask 著

周流溪 导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 - 2000 - 0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语言学/(英)特拉斯克(Trask, R. L.)著;周流溪导读.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8

ISBN 7 - 5600 - 2041 - 0

I. 历… II. ①特… ②周… III. 历史语言学 - 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489 号

English edition © R L Trask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y R. L. Tras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本书由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历史语言学

R. L. Trask 著

周流溪 导读

* * *

责任编辑: 陈雪芬 文 旭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9.75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600 - 2041 - 0/G·920

定 价: 41.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 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 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选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 阳	高 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 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 纯	潘永樑		

策 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8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 and 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台的必要性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 50 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 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 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

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本书可以说是历史语言学的一部最简明而全面的概论性著作。通常这类概论的一个特点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出发展开论述,此外又主要谈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本书作为大学教材和一般读者用书,采取了深入浅出的写法,但在内容上又兼容并包,使读者能广泛了解这个学科的方方面面。阅读这部书,比起阅读“历史比较语言学原理”、“印欧语言历史比较”之类更专门的著作要容易一些,所以读完这部书再去读那些更专门的著作,有利于增进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了解和掌握。作者在书中没有介绍新派的语言结构解释理论,凡是掌握传统语音学和语法学的人都容易阅读这部书。不过按他的忠告,读者还是应该熟悉并学会查阅《牛津英语大词典》,查阅英语词源词典也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是很低的要求。但是作者又提议本书可以在10-15周的一个学期内讲完;对于这一点,我们觉得在外国也有困难,在中国简直不可能,因为中国学生一般薄弱的外语基础对于学习历史语言学远远不够。

Trask指出:历史语言学作为一门学问已经有200多年了。这是从18世纪末叶算起的。一般认为历史语言学的地位是在19世纪确立的,是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第一个阶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当时已经成为几代人持续进行集中研究的、本身也获得持续进展的学科,已经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方法。在20世纪,它为蓬勃发展的普通语言学、共时描写语言学、生成语言学的光芒所掩,不是显学了。然而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而且应该说和别的分支学科一样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和变迁的综合考察,语言类型学、语言共性、句法等领域的成果,都为历史语言学提供了很多的启发。考古学与本学科的联系有了戏剧性的进展,遗传学、体质人类学等也出人意料地和本学科挂上了钩。结果,至少在20世纪后期,历史语言学又成了一门很有生气的学问。

本书可以粗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讨论语言变迁,后一部分讨论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和相关的一些问题。谁若想浅尝辄止,可以只读前半部,即第1-7章。作者撰写本书时,不是把语言变迁的故事当作博物馆里的死标本让读者进行被动的观赏,而是用活生生的事例引导读者观

察旧的和新的语言变迁,说明旧的变迁和新的变迁实质上并无重大差别,使读者感觉到自己也被牵扯在语言变迁的进程之内。第1章罗列当代语言变迁的事实(以英语为例),说明语言变迁无时不在,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强调:我们对语言变迁应该有正确的态度。这一点在许多书里是看不到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总有求新和守旧两种倾向。某些新的语言形式出现时总会有人指责它不合理、“丑陋”、“草率”等等。他们把语言的演变看作语言的蜕化;但是往往上代人看作要不得的东西,到了下代人的语言里却是自然合理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历史语言学本质上就是研究语言变迁的(有人认为,对变迁的系统研究只有100多年历史);具体地说,研究题目可以分为变迁的事实、变迁的机制、变迁的结果三个方面。作者坚持将语言的古代变化和当代变化结合起来研究。第1章可以说是为语言的变迁定下一个基调。第10章和第11章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此作了深入阐发。变迁的结果,从局部来说是旧形式的死亡和新形式的产生,从整体来说是语言的诞生和死亡。一种原始语言分化为几种语言时,这一原始语言就会消亡。当然语言消亡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民族的征服)。研究语言变迁的机制(如何变化、为何变化),往往要依靠文献资料,或田野调查材料,而且还要比较、考证、推论、构拟;这里需要科学的方法和程序。书中第8—9章讨论的便是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第12章则提到一些交叉学科的方法和统计或测试方法。根据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确认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可以推论远古时代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分化(第12章、第13章),从而在宏观上认识语言演变的规律。

为了解释语言演变的规律,学者们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T. Bynon归纳的3种:新语法学派模式、结构主义模式、生成语言学模式(见其所著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UP, 1977)。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值得考虑。但是本书作者明言使本书尽量不带理论色彩(atheoretical),所以有思辨爱好、欲求穷理尽性的读者还需要参考别的专著和论文,例如L. Campbell的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该书介绍了更多的解释模式(也更多地谈及历史语言学的方法)。

历史语言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常常令人望而却步,又往往被人视为远离现实的无用之学。这种无用论是很错误的。实际上,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密不可分。历史语言学能为普通语言学提供无穷无尽的材料和灵感。Saussure、Bloomfield、Martinet、Jakobson、Greenberg等,

都是博通两个领域的语言学大家，他们的成就证明了历史语言学在语言科学中的价值。德国 19 世纪的大学者 Humboldt，虽然不曾像他的同胞那样从事历史语言学的主流研究，但是提出要重视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人类语言。20 世纪后期关于语言和史前史的研究，正在一个方面实现他的目标。

下面分三个部分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语言变迁

第 2 章 词汇和语义变迁

这是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由此切入，人人易懂。词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词的不断产生。当然旧词也在死亡，否则人们使用语言时将不堪重负。本书介绍新词，从借贷词谈起。这在英语从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就汉语而言则未必然。本质上，语言利用本身的资源构造新词，仍然是第一位的事情。常用的构词手段有：复合（包括有中心成分 head 的〔内向〕复合和没有中心成分的外向复合）、派生、转化、截短（clipping）、拼合（blending）、逆构、首字母缩略（initialism）、首字母缩拼（acronymy）。此外，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流俗词源（folk etymology）也造成一些新词。

借用（borrowing）包括直借（即“抄借”；直接借贷词为 loan word [汉语文献称为音译词]）和译借（“仿译”，译借词称为 calque）。借用古典语言的结合形式（combining form）在专业新词中很常见。重新分析和流俗词源有的是在借用外语词时产生的。

在借用时，对原词的读音可能有两种处理：或者模仿它的读音，或者使它的读音归化于本族语。但是，借贷词有可能影响本族语，使它添加原本并不存在的音位或音位组合。

对借贷词也要进行形态处理，这并不比音系处理简单。借贷词中大量是名词，对于形态复杂的语言来说，要将外语词和本族语词的性、数、格系统协调起来是困难的。有时只好放弃形态，如德语和俄语名词都有复杂的格，但借贷词往往没有格的区别。有时在模仿中出现重新分析，如英语借入希腊语 syllabus 时并未借入其复数形式 syllabantes，却模

仿拉丁语变-us 为 -i 的格式造出复数 syllabi。斯瓦希利语的名词分为 8 类（书中称之为‘性’，不确），又各分单复数，均由语法词头表示。有一类名词的词头是 ki-/vi-，而阿拉伯语词 kitabu（书）正符合这个模式，于是把这个词引入当作单数，另外造出一个 vitabu 算是它的复数（其实阿拉伯语该词的复数是 kutub）。

词会变，词义也会变。Meillet 曾指出词义演变（语义变迁）的 3 个原因：客观世界的变化、语境的变化、借贷词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Car（车）以前指畜力车，现在指小汽车。由于禁忌，一些词成为委婉词，一些词由于常与某词连用以致词义缩小（如 cheer 原意为心境，但因常说 good cheer，使 cheer 变为“高兴”的意思）。巴斯克语 urdin 原泛指绿、蓝、灰色，但后来从罗曼语言引进了 berde（绿）和 gris（灰），所以 urdin 变成专指蓝色了。

人们对一个词的理解或解释发生变化（往往是误解）也会导致词义变化。当代英语中 uninterested 和 disinterested 都可以表示“不感兴趣的、漠不关心的”，而后者原意为“与个人利害无关的、公正无私的”。

书中提到标记性转移（shift in markedness），似乎说它是词义演变的一个原因，但未明言。对 car 的解释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以前，car 的无标记意义（即默认意义）是畜力车，有标记意义 motor car 才指动力车；但是现在动力车的意义成了无标记意义，用 car 即可表示这个意义。我们认为：标记性转移是词义转移的一种类型，而转移主要应看成词义演变的一种结果。中国通用的语言学概论书都提到，词义演变的结果是词义的转移、扩大、缩小。这样把三者并列的提法还是有道理的。当然，将“结果”换成“类型”亦无不可。书中提到上述词义演变的类型：扩大（broadening，或曰泛指化 generalization）和缩小（narrowing，或曰特指化 specialization）。词义的缩小比扩大更常见。另外两类语义变化是褒义化（melioration）和贬义化（pejoration）。例如，knight 原意为男孩，后升格指骑士、爵士；boor 原意为农民，后降格指粗汉。与妇女有关的词降格的很多，如 mistress 原本是 master（男主人）的对义词——女主人，但后来降格指侍妾。这是性别歧视在语言中的表现。

书中又提到语义变化的 3 个类型：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事实上这是 3 个途径，而不是类型。身体部位名称的隐喻作用最明显（按：这是因为人总以自己为中心去认识世界）：head 原来只指头部，后来通过隐喻也指头领、河头、蒜头（都是‘头’）。

E. Traugott 曾提出语义演变的 3 种趋势：(1) 对现实的外部描写变为对感知和评估的内部描写。Boor 的词义转移可以由此得到解释；feel 从“摸”到“感觉”也是这样。(2) (内外) 描写意义变为语篇意义。例如 while 从名词“时候”转为连词“当……时”甚至“虽然……”。(3) 意义越来越被置于说话人的主观信念和态度之上。例如 insist 原义为“继续、坚持”，后来发展出“坚请”、“坚信”的意义。这些趋势也可以说是动因。

第 3 章、第 4 章 音系变迁

第 3 章先讨论语音（发音）方面的变化。这是发音器官运动引起的变化，也是语音组合关系的变化。作者提出：语音演变按正常情况是有规则的（即一个变化会发生在一切实相关的词上），不规则的地方是个谜团，等着我们去探讨（p.70）。

首先我们需要熟悉一些主要术语：(1) 同化（包括完全同化和部分同化、交互同化、邻接同化和远接同化、顺同化和逆同化）。德语文献中所谓 umlaut（变音），如 *gastiz（客人）的复数形式变为 *gestiz，就是远接逆同化。（按：黏合语的元音和谐可以归入远接同化，但有争议。）(2) 异化（dissimilation），如拉丁语 anima（灵魂）到了巴斯克语变成 arima。（按：中国方言中改 n 为 l 的例子不胜枚举，亦即此类。）(3) 拆分（unpacking, segmentation），如从法语 musique（音乐）到英语 music，u 的本读 /y/ 就拆分为 /ju/。(4) 熔合（fusion）。这比拆分常见，如英语的 /dj/ 常熔合成一个破擦音。(5) 辅音变化有弱化（lenition）、强化（fortition）。弱化比强化常见。所谓强弱，系指双音（强于）单音，爆破音 > 摩擦音 > 通音，爆破音 > 流音，口爆破音 > 喉爆破音，非鼻音 > 鼻音，清音 > 浊音。这样，单音化（degemination）、擦音化（spirantization）、非口腔音化（debuccalization）、鼻音化、浊化，都是弱化。弱化到极点是脱落（或删除）。与此相反，双音化、非鼻音化、清化（devoicing，很常见），便都是强化。弱化和强化可以解释为特殊的同化和异化；或者毋宁说，实质上这些都是语音特征的添加或去除。硬腭化、软腭化（常导致破擦音化 affrication）、唇音化、喉音化，都是特征的添加。齿音化、破擦音化、边音化（lambdacism）、卷舌音化（retroflexion）、r-音化（rhotacism）等，以及某些时候的喉音化，都是将一个音转变为另一种音。(6) 元音变化有高化（raising）、央化（centralization）等，其中有

合并 (coalescence) 和 [音质] 弱化 (reduction), 容易与前面的术语混淆, 值得注意。还有补偿性延长。元音鼻化则是前述熔合的结果。(7) 在完整音段运作 (whole-segment processes) 方面, 有换位 (metathesis)、增音 (有一堆术语 [按: 可考虑用 excrescence])、省音 (也有一堆术语 [按: 可用 elision, 见 Trask 自编的《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

第 4 章讨论语音聚合关系的变化, 即音系的变化。语音变化分为无条件音变和条件音变。无条件音变适用于某个音段的所有用例, 不管该音段的位置, 也不管它前后的音段之性质, 例如中古英语的 /i:/ 在现代英语中全部变成 /ai/。这种变化多见于元音, 较少见于辅音。它一般对音系没有影响, 但也可能导致音系重组 (rephonologization)。条件音变只适用于词中某个位置的特定音段, 例如拉丁语的 /p, t, k/ 在西班牙语的两个元音之间时变为浊音, 在其他情况下则不变。条件音变多数对音系有复杂的影响。就裂分 (split) 而言, 第一位的影响是造成语音交替, 例如拉丁语 *flos*es (花, 复数) 变成 *flor*es, 就造成 s~r 交替 (r 是音系里原有的音), 使形态出现不规则变化。裂分的第二位影响是, 由于失去了条件环境, 导致新音位的出现, 例如英语 /k/ 原来在前元音之前有一个硬腭化异读 (可以预测的), 后来那前元音失去, 硬腭化异读就发展成破擦音 (这不是音系里原有的音)。

在一个音系空间 (可以用两维的四边形来图示), 音位呈现大致对称的分布。人们总倾向于对称的音系, 所以如果一个音系模式出现空位 (hole), 人们早晚会把它补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音位的功能负荷虽然不高, 但还是被保留下来。各种各样的音系压力互相冲突。在组合关系压力下, 一个音起了变化, 有利于形成更好的音节结构, 但是这可能产生不对称的音系, 从而造成聚合关系方面的压力。结果, 这又迫使人们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中古英语的元音大转移表现为链式转移 (chain shift)。原来有 7 个长元音, 呈对称分布。后来 /i:/ 和 /u:/ 变成双元音, /e:/、/o:/ 变成 /i:/、/u:/, 又 /e:/、/ɔ:/ 变成 /e:/、/o:/, 而 /a:/ 提升到 /ɛ:/ 的位置。然而元音大转移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们并不清楚。有 3 种可能: (1) 可能从两个高元音的双元音化开始。它们留下两个空位, 于是拉动别的音位去填补它们, 接着各音位依次高化。是为“拉链”转移。(2) 可能从 /a:/ 提升到 /ɛ:/ 的位置开始。原来的 /ɛ:/ 为了避免同新来的音并合, 就被推向高一等的位置成为 /e:/; 这又挤压原来的 /e:/ 使之相应高化为 /i:/; 原来的 /i:/ 无法再高化, 只好变作双元音。这是“推链”转移。(3) 可能

从 /e:/、/o:/ 高化开始，一方面推走 /i:/、/u:/，另一方面拉动别的元音随后高化。应该看到：元音大转移并未造成对称的音系，所以后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

希腊语的元音变迁史可以用 11 个步骤来说明，其中有的变化并非链式转移。但是元音高化还是一个经常性进程。前高元音位置是个收容其他元音的沉井。

我们可以把音系变迁看成区别特征和音系规则的变化，有规则的增减、重排、简化、颠倒等名目，这在给涉及整个自然音类的那些音变作出解释时尤其便利。

第 5 章 形态变迁；第 6 章 句法变迁

这两章谈语法变迁问题。

最简单的一类形态变迁是重新分析 (reanalysis [5.1]，按：此词之义即再切 resegmentation)。最简单的重新分析是形位界线的改划 (旧称 met-analysis ‘后分析’)，如 a napron 被听成 an apron，结果产生了 apron (围裙) 一词现在的词形。复杂的重新分析，可能把一个形位从一个词改划到另一个词去。巴斯克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另一类形态变迁叫形位化 (morphologization，见 5.4)。代词虚化成为纯语法形位是典型的例子，这从法语作语法形位的 le (p.118) 可以看出来。缩附词 (clitic) 是从词到语法形位的过渡状态，例如古典蒙古语中“我的马”是 morin minü 或 minü morin。现代蒙古语 Kalmyk 方言可以说 möre-m，也可以说 mini mörem。在单说 möre-m 时，从 mini (我的) 缩约而来的 -m 可以看成是一个缩附词；但在 mini mörem 中，由于 mini 明白地表示出来，mörem 中的 -m 就只能看作语法词尾了。拉丁语 mente (心，夺格) 常与一个形容词连用表示某种心境，后来人们却把这个套路用来表示做事的方式，于是 mente 就渐渐附着于一些词，最终从一个词变成了一个词尾。

还有一类形态变迁是音系规则的形位化，即原本很整齐的音系规则随着语音演变而变得紊乱起来，或只能应用于有限的词中。例如，西班牙语 /e~ε/ 的交替本来有整齐的规则 (/ε/ 重读时变成 /je/)：per'der~'piedo, sen'tir~'siento。但后来 /e/ 和 /ε/ 合流 (成为 e)，就形成了有的 e 重读时念 /je/、另一些 e 在不重读时不念 /je/ 的 (不可预测的) 状况：'pesca~pes'cado, ven'cer~'venzo。又如英语本来有一条读音规则——

“三音节松化”(Trisyllabic Laxing),即在一个词的倒数第三音节重读元音念短音,但现在它不再到处生效了:在 privacy 中 i 或读长音或读短音,在 obesity 中 e 简直不可能再读短音了。

学者们对形位化的机制提出过一些系统的解释,如 Dressler 用音系规则、形态音位规则、形位异体规则来解释形位化。有一些学者认为:无标记形式是自然形式(有 9 条标准);拟象化(iconic)形式比较自然,比如可分解的规则形式(一个意义对一个形式),比不可分解的不规则形式更自然;形态变迁倾向于产生自然的、无标记的、拟象化的形态。(这样的理论称为自然形态学, Natural Morphology)。类比(“四项式类比”)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很大;波兰语言学家库里沃维奇的“六条规律”说和曼查克的“九种趋势”说,都试图深入揭示类比的机制。(按:类比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起作用,不仅仅影响词的形态。)

最剧烈的形态变迁是形态类型的转换。分解型语言(analytic languages,指孤立语)和合成型语言(synthetic languages,指黏合语和熔合语)的形态类型可以转换。以前人们认为演化的顺序是孤立语、黏合语、熔合语(屈折语)。这方面的事实的确存在,例如现代汉语就比古代汉语有更多的黏合性。但实际上另一种演化方向也是可能的,比如学者们都相信,越南语是在汉语的长期接触影响下由屈折语变成孤立语的。罗曼语言大都丧失了拉丁语中原有的格的屈折,改用分解形式(介词词组)来表示;现代英语的分解程度就更高了,因为它丢掉的古代屈折形式更多。

第 6 章谈论的项目有的和上一章是相通的。句子“表层结构重新分析”是(句法)重新分析的一个类型。古汉语的指示代词“是”通过表层结构重新分析就演变成现代汉语的连系动词“是”。

标记性转移可以引起句法结构的变化,但是标记性转移往往与重新分析结合起来。(按:不如说重新分析往往通过标记性转移引起句法结构的变化。)汉语的“把”字句使 SVO 语序变成 SOV 语序,就是一个适例。(作者将这种句型说成连动结构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是一种宽泛的提法。)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是第 6 章的重点之一。作者理解的语法化是句法问题。实际上第 5 章谈论的形位化也是语法化。当然,可以说形位化一定是由于句法结构(至少是词组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所以语法化作广义理解或狭义理解都行。书中说实词虚化这种语法化曾被称为 bleaching(语义淡化)。实际上,任何一种语法化类型都涉及词项

的语义淡化。

更新 (renewal) 也算是语法化的类型之一。比如拉丁语的将来时原来用屈折形式, 后来发展出可用 *habere* (相当于英语的 *have to*) 和 *volo* (‘要’, 相当于英语的 *will*) 的将来表达法。这两个词都演化为纯粹的助动词。在现代罗曼语言中 *habere* 的语义完全淡化, 已演变为一个语法词尾 (语音上也已磨损变形)。某些方言中还有用 *volo* 的。西班牙语和法语中现在又兴起了用“去”表示将来的更加新的说法, 这与英语的 *going to* 完全对应。

句法变迁可以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观察。Greenberg 提出以语序来区分句法类型, 并指出最常见的 OV 型语言和 VO 型语言可以从 8 个方面看其类型特点。各语言有保持句法类型和谐 (typological harmony) 的倾向。从 8 个特点的和谐配合来看, 日语是完美的 OV 型语言, 标准法语则是完美的 VO 型语言。圣经希伯来语从 VSO 型变成 SVO 型, 但始终是 VO 型语言。如果一个语言的某个特点改变了, 那么别的与此相和谐的特点也会随之改变。有人提出汉语在几千年间发生了持续的从 SVO 型向 SOV 型的各种转变 (或曰“漂移” drift [按: 此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格语言 (ergative languages) 的作格结构, 其形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先是标记性转移: 原来有标记的被动态变成无标记的形式, 而原来无标记的主动态成了有标记形式; 接着是重新分析: 把被动态形式解释为主动态。这就是说, 从句法作格性发展出形态作格性。普什图语提供了证据。

句法演变就是语法的重构 (restructuring, 即数代人发展起来的心理语法突然出现中断、改组)。D. Lightfoot 通过研究英语情态动词的发展, 试图证明这一点 (但在一些问题上仍不无争议)。

第 10 章 变迁的起源和传播

自从 Saussure 以来, 人们都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 一个各种结构关系的有序组合。但是语言既然在不断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岂不破坏这个系统? 人们如何能用它进行有效的交际呢? 这就是索绪尔悖论 (Saussurean paradox)。20 世纪 60 年代, 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人们才找到解开这个悖论的钥匙。社会语言学将语言变异 (variation) 和语言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它认为: 没有完全同质的纯粹的语言。语